

我聖召的心歷旅程

吳建寬 神父

回首我的聖召，就像是一個謎團，因為天主就是一個奧蹟。不過對我——一位基督徒來說，這個奧蹟早已經在耶穌基督本身被顯露了。回答天主的呼召，我進入了嘉爾默羅聖母聖衣會(Ordre of Carmelite)，我覺得這是跟隨耶穌基督最好的方式。不知怎地，我心深處一直知道，沒有什麼比委身為一位嘉爾默羅會(Carmelite)會士，為我更恰當，這修會給予我新的生命，充滿活力，富於挑戰並令人振奮和喜悅。這是上主為我所安排的人生，是一個極美的恩賜。當我回應天主的召喚時，我也選擇了我的生活。

我出生於台灣台北，在家裡排行老二。我有正常的童年，也曾有好些朋友。父親是位商人，母親是位小學教師，我在一個充滿愛和尊重的家庭中長大。就像許多慈愛的父母一樣，他們堅信冥冥之中有上天，並教我敬畏上蒼，鼓勵我常常「與天主對話」。

當我十三歲時，父親的生意夥伴邀請他共創一個公司，全家移民到厄瓜多爾，我們在那兒住了八年。對我來說，這是一種全新的體驗，也是我第一次來到國外。最初，它是一個挑戰，我需要學習西班牙語，適應一個新國家的文化、習俗、食物、氣候等等。不過回想起來，我還挺喜歡那段成長的生活經驗和所結識的朋友。我曾就讀兩所天主教私立學校，首先是慈幼會的鮑思高初中，然後是 La Sallians 喇沙會的聖若翰·喇沙高中。這些學校教了我天主教的信仰和傳統，還記得宗教教育課的期末考，我得要當著全班同學的面，背誦好幾段祈禱文。平日，我選修了兩堂宗教教育課，辦告解，並與同學們參加每週一次的學校彌撒。主日彌撒後，常遇見同學們和他們的家人。放學後，我最喜歡的消遣，就是和幾位哥兒們與老師聚在一起，我們經常暢談哲學、神學和其他天南地北的生動話題，我學到了好多關於教會、聖人、世界其他主要的宗教哲理、希臘哲學、邏輯學和修辭學，等等...。從這些聚會中我增長也獲得許多很有意思的見識及體驗，希望有一天我能像老師那樣度著博學、熱情的生活，尤其是學習他們對耶穌基督的愛。

高中畢業後，我跟著哥哥的腳步來到美國，追求大專的教育。起初，我們兄弟倆住在洛杉磯唐人街，隨後家人相續遷來加入我們。雖然生活在華人區，但我經常參加聖伯多祿(St. Peter)意大利天主堂的活動。這是一個美麗的教堂，兩側建築安置多處供奉聖人的祭台。我特別喜歡在台前獻些小花，或點個奉獻蠟燭祈禱、念玫瑰經。當時我就想，若來日能加入他們行列，追求為天主拯救靈魂的精神，把基督的和平傳到世界，那將是何等的榮幸。當時的本堂，利諾·斯帕達神父(Fr. Rino Spada)看到我經常在教堂，屢次跟我聊天。他邀請我參加晚禱，並鼓勵我，內思探索在我生命中如何與天主的恩寵同行。他引薦我讀宗徒們的故事，向他們學習跟隨主的方法。我看了關於聖奧斯丁、亞西西的聖方濟、帕多瓦的聖安東尼、聖道明、羅耀拉的聖依納爵，及聖文生等的書籍，思索我怎麼能把天主所賜的，在我的生命中活出美善之極。

接著，我的家人搬到南帕薩迪納，我在聖家堂參加主日彌撒數年。每次主日彌撒對我來說都是生動感人的享受經歷，神父的證道極好，合唱團的歌聲優美，並有許多特有才華的音樂家演奏高雅又純藝術的聖樂。教會常常擠滿了年輕夫婦和家庭，各個都非常熱心致力於教會，積極發揮自己的信仰服務他人。許多人參加了在堂區各種團體和善會，並享受彼此的支持與陪伴，堂區有著充滿活力的教友生活。在主日，青年人中也有多位女性朋友一同參加教會活動。當時我就琢磨，或許有朝一日，我也像周圍的許多朋友們，走上結婚、成家立業的人生道路。

最後一次的遷居，是我們決定在阿凱迪亞買下自己的房子定居。這段時日，我參加了聖瑪利諾市的聖費里希塔絲天主堂(Sts. Felicitas and Perpetua)。這堂口是由阿罕布拉市革新派嘉爾默羅聖

母聖衣會（Descale Order of Carmelite）修女們主持管理。她們負責堂口九年教育的學校部，管理一個蠻有規模的堂區圖書室。我經常與她們聊天，志願在堂口的圖書室義工服務。本堂神父勞倫斯·吉布森蒙席（Msgr. Lawrence Gibson）和修女們，都鼓勵我探索生命中的召叫，更加深了我的信仰。

信仰在我生命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。從小的時候，我就渴慕能有與主更深層的關係，並加入一個修會團體裡的生活。我堅信也肯定，能成為一位神職司鐸事奉天主和天主的子民，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恩典。除此，我相信它也是使我能更接近天主和耶穌基督最好的方式。我認為一個神職人員，必須先修得個人的全人整合，因為當你充分地認清整合瞭解自己的人性，才能密切地接觸和體驗天主性。我知道，大多數的人選擇婚姻，另一些人選擇單身，因為天主恩賜每人的召叫不同，各自都有不同的興趣或意志，但對我來說，我渴望修得完善的全人，並成為一位神職司鐸，趨近耶穌基督。

在琢磨思考聖召時，我曾拜訪過好幾處洛杉磯總教區的修會及修道院。雖然我曾被其中的一些吸引，但是都沒有真正的像嘉爾默羅會的靈修那樣地「電擊」了我。我被他們的靈修深深地吸引，與上主獨處祈禱（Private Prayer）及按照其修會默觀靈修的傳統，在天主子民相聚中（Public Prayer）宣講和呼籲具有先知性的天主話語。我感覺到它的靈性，以及它的平衡。嘉爾默羅會靈修，結合了人的兩個層面的事實——內在的「靈魂」和外在的「身體」，情感和思想，默想和行動，與上主獨處靜觀和歡聚於天主子民中...；它們都是相對相稱，彼此相輔的。它的靈修像東西方的結合，積極實際的事奉生活與靜觀神秘的奧蹟，兩者皆互相陪襯及搭配。

有賴上主的恩寵，我聯繫到嘉爾默羅聖母聖衣修會的聖召處主任神長，並與他建立了頻繁的溝通。凱文·麥可布力安神父（Fr. Kevin McBrien）對我很好，給我介紹兩個嘉爾默羅會在洛杉磯的堂口——北好萊塢聖簡弗朗西絲·尚塔爾教堂（St. Jane Frances de Chantal），和洛杉磯市中南區聖拉斐爾教堂（St. Raphael），及一所在恩西諾市（Encino）嘉爾默羅會辦的克雷斯皮高中（Crespi High）。我可以定期探訪這些地方和參與活動，他們讓我感到受歡迎和自在。一年後，在凱文神父的鼓勵下，我決定申請入會，希望有一天成為一位正式的聖衣會會士。修會欣然地接受我，把我送到當時在休斯頓的預修班，學習嘉爾默羅會的會規和體驗修會的生活。幾年預修班後，我被送到在紐約州 Middletown 典型的神學院培育。在神學院的這段光陰裡，豐沛的學習科目，讓我專心專意地投入研讀中，又忙碌又充實，不知不覺地一眨眼就畢業了。我更進一層地深造於理解嘉爾默羅會的特色、傳統和靈修，研習嘉爾默羅會的聖人們及會主，在歷史中的緣由順序，各省各區修會的建立、發展和傳教史蹟，以及入會誓言的內涵及靈修意境，不同的祈禱方式，自我照應，生活保健和許多其他種種的經驗。後來，我被派去新澤西州肋歐尼亞市（Leonia, NJ）聖若望教堂實習一年。我參與合作了不同的團體及善會，如三年級和五年級的宗教教義班、祈禱會、生命園（Pro-Life），和朝拜聖體。我加入了哥倫布騎士（Knights of Columbus），尋訪了附近的兩個醫院，探望病人，送聖體，陪伴身心受苦的人和他們的家人，支援安慰他們掙扎在無助、病痛、孤獨時的心神和平安。

實習歲月過得充實滿盛，感覺又是過得太快轉眼就到期。我深感自己是多麼有福，在堂區的生活真是分享到好多喜樂。但是，我仍然感到內心情緒不安，有悶悶不樂的陰影，因為我還沒完全放下當初的「美國夢」——有一個好家庭，一位漂亮的妻子，一份穩當的職業，成功的生涯...。無法協調我的期望與現實，因此，我向修會和梵諦岡請求暫休，給我一段清靜的生活，讓我再次深思熟慮我的真正召叫。教會批准了，所以我回到加州，與家人相聚了一段時間後，隨即到北加州的薩利納斯城（Salinas, CA），在美國農業部農場貸款部就職。

在那兒，我也曾有一段美好的時光與清靜自由的生活。我的頂頭上司，菴楓先生（Mr. LaVon）和他的妻子瑪麗把我當作義子看待，同事們都非常支持我的工作。我不能再奢求更多，感到非常高興，我的「美國夢」也在慢慢地實現。不過，即使如此，我總是覺得天主一直在召叫我重新考慮我在教會的聖召，在我心燥不安時，我不停地向上主求問，難道這就是我認為的「人生的所有」嗎？

有幾位在培育期結交的好友，當時已是分派到鄰近城市不同堂區服務的神父了。我看到他們與天主為人群服務，整天都忙得超鐘點，工作繁雜艱難，可是能感覺到他們心中的知足、平安及個中偉大的意義。我也覺悟到，積極的好神父在普世教會的確有大幅度的需求。在那同時我也看到為了尋求理想生活，不得已離開自己的國家和家園，到遙遠的地方苦力掙錢、養家糊口的移民勞工和非法進城找苦活的農民，他們所應得的利益常被剝削，遭遇極不公正的對待；即使為勞工福利伸張公義勇敢示威的塞薩爾·查韋斯（Cesar Chaves）已亡多年，但這些勞工的呼聲和嘆息依然在呻吟。他們的困境使我想起了自己家人的移民奮鬥史，我希望能為他們做些什麼。所以，一天晚上，我在教堂朝拜聖體時，就跟天主對話：「上主，如果你希望我回修會，請賜給我一個記號。」我簡直不敢相信，祂回應了！正因如此，我的生活又一次的轉變。為了安撫自己的興奮和確定這啟示的神慰，我祈求天主再給我一次記號吧！讓我驚訝的是，天主真的再一次回應。我戰戰兢兢地覺醒敬畏、俯伏在地，完全委順了天主的召叫。

我將這珍貴的神秘經驗與神父好友們分享，他們都為我感到高興，並建議我與他們的聖召主任談話，鼓勵我就留在當地加入蒙特雷教區（Diocese of Monterey）為教區神父。然而，由於我以前申請過嘉爾默羅會及長久的陶成培訓過程，我想還是要返回該修會。我與前指導神師詢洽，他們都認為這種分辨和決定很妥當，也給予支持，真是天主再召叫的另一個明顯標誌。為了準備自己面對這種生活改變的事件，我到碧格蘇爾的（Big Sur）卡瑪爾多蓄絲（Camaldolese）修道院，做了一個星期的靜默避靜。在我的第一個晚上，天主再一次更明確地指引了下一步的目標，這目標與所有的辨別思慮，和當時的未來計劃都符合。我回到了母修會，住在華盛頓特區 Whitefriars 住所，教務神長在天主聖神帶領下，順利地計劃開展我下一步的神學研讀。

生活於天主的恩寵中四年過得好快，我獲得了神學碩士（Master in Divinity），2011年五月在英國作了三十天的靜默大避靜，準備自己慎重莊嚴的發願宣誓。有賴上主的帶領，我在當年八月，鄭重地對天主、教會及修會宣發了誓願，正式成為嘉爾默羅聖母聖衣會的會士。緊接著，指派我到洛杉磯教區的聖拉斐爾教堂協助本堂神父。更因上主的祝福和教會朋友的熱心代禱，我於十月，在聖小德蘭紀念日，由洛城輔理主教愛德華·克拉克主教祝聖為執事，六個月後，在2012年四月晉鐸為神父。

我希望為天主子民做充實的服務，並與他們在天主前，繼續向建立天主的國邁進。我希望上主的聖意和恩寵，能藉由我的服務，帶給世上的人和事良好的影響，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們認識天主，熱愛並接納主耶穌基督。（加州洛杉磯）

